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四十四
內容分類 集-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卷四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2043 =
No.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四

海虞後學吳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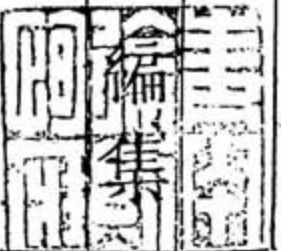
七體

七發八首

漢枚叔

文選注云叔初為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乘諫不從乃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其曰八首者上一首是序中六首是所諫末一首始濞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端云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備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又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繆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怵卧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滌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



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
 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官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
 無所飲食則温淳甘醴醲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爍熱暑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
 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
 曰癭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
 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
 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譙縱恣
 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
 深遠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
 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
 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
 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

炎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
 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
 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
 朝則鸚黃鴉鳴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下鷓
 鷄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
 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
 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
 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
 蚊蟻蟻聞之挂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
 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物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
 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

膳勺藥之醬溥者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
酒酌以滌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歎如湯沃雪此亦天
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駟虛稱麥服處躁中
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
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
鎡之鍾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
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
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
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涵章白鷺孔鳥鷦鷯鵲鵲翠鬣紫纓
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溇壽蓼蔓草芳苓

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菑菑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
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空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
景春佐酒狂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
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臣干
吳娃間娵傳予之徒雜裾垂髻目窈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
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
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之乘右
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
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
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憎鷲鳥逐馬鳴鑿魚跨
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
足充後乘矣此交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

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
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真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旌
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
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
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穫
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肯酒嘉穀羞魚膾炙以御賓
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不
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
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
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徙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
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汜
有心略辭給固不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况兮忽兮慄兮慄

汨汨兮忽兮慌兮倏兮儻兮浩瀟瀟兮慌曠曠兮秉意手南山
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毋汨
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
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
而自持於是澡槩胷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掄弃恬
怠輸寫渙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
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
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
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
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澢澢如素車白馬
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
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

後絡繹顛顛叩叩楛楛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杳雜似軍行
旬隱匈磴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
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
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芟軫谷分迴翔
青篋銜枚檀栢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毋之場凌赤岸篲扶桑
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屯
屯聲如雷鼓發怒座杳清升踰跽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
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
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
澗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巔倒偃側沈沈浹浹
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
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

便蚺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之
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
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忍
然汗出霍然病已

晉問

唐柳子厚

是無咎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反子厚

晉問亦七蓋效枚作以諷當世薄事伎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則吾
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
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孺若化若遷鉤
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
騰突撐拒聳岬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立而不去攫秦
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外就壓振振業業覩關蹠戶惕若

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載之翔舞洄水之容
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
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
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糜沸鼉
鼉詭怪于于汨汨騰倒馱越委泊涯涘呀呷欲納摧雜失墜其
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鷁于巖崩石之所
轉躍大木之所擢拔瀚泮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
其軸轡之所負橦檣之所御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
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
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
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
鍛為鉤為鏑為鏃出太白徵虜收召招搖伏蚩尤蕭蕭徒合

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
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
冰谷之積觀者膽掉日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
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霄踔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
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
北警群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
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
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拆谷裂草木短縮鳥
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旒旒溶溶沄沄鞦韆鞦韆或赤或黃或
玄或蒼或醇或駮黥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旒旒幟之煌煌乍
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

雲沸而不止群飲源稿迴食野赭浴川感浪噴震播灑漬漬焉
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怛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
人搏決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捐
衆木寂寥遠游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鬪目
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
蝨集啾啾漉漉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靡指
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至良超以范鞅軒以樂鍼以
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
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
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行乃堅乃良萬
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歆傾礪壑之紆縈凌嶮岼之杪顛
漱泉源之淦潛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

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礪
碾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崩崩洶洶薨薨若
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屾捎殺摧碎塊
北霞扳電裂文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鷓鴣鶩鶩號鳴飛翔
羆豸虎兕奔觸讐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
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肆兀轉騰冒沒
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感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
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粹首軒尾頊入重淵不知其
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淳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
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
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
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
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

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禡祀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罟罾麗畢織紝其間巨舟軒昂伋伋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白鼃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攬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掉擗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擒竒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齧切莫保龍籍具糝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鱮鮪鯉鰕鱧魴鱖之瑣屑蔑裂者夫故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飮腥膏爲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頰賤甚糞土而莫

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漚漚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渠濕滑汨彌高掩庫漫壠冒塊泱泱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嬰瀛沛濺偃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纂纂奮憤離析鍛圭椎壁眩轉的矚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電碎龍從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雷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滌乎狂山太白之淋漓

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
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醜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
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
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
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
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
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形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怒
定周于温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
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
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
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
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

牛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猶
序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太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
馬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
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三
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
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五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
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肆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
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五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
椽土刑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
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
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
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雷

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
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
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
闔謀則邇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
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於准先生
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
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七觀有序

元表伯長

翰林承旨程公鉅夫建藏書山房於麻源令楠賦
其事遂做劉氏七略作七觀云

翰林先生納榮息機謝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
襲續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
而理備有郢匠失灑然褐衣目不接手黼黻耳無聞於律呂

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
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
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嶮岨胸藏腹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
青南山積簡羽稜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煜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辯方審良
民用不疵六氣以沴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
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
書以觀有涕汎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縱恣而益顏言技可以
進道兮吾當繇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憊忍莫竟石立土踊孳彗
迕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脩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
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瑞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
吉凶卑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繇動彰靜百神受祐

虛者爲音質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蕤蕤智者過謀故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及業飛不得垂喙履不得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僨蹶而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于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效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助邊茂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昔居列仙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却走馬于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天天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扶其蘊

越公孫曰粵昔尼父唯俎豆是敷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曆四貉交軌月竈風丘水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欵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繡經飛騎鼓笈然而樂成有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與智嘗聞之兵農同對耕戰同功魚鱗鴈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粒芻外穡憐肌卒不可拄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龐者罷者恆者羸者引吭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郡是師何草廬高吟嶠嶮難耕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劔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橫起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之竦貽也大

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闥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招招鴻藻緗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溲溲乎形畏垢而將翥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葦燐滅沒而凝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鞞鵠鷹寄莽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條淪乎西傾

隱巖何爲哉。自有巖居之士。抱竒挾幽。漱芳深林。憇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爲回旋。虛牝答之。爲獻酬。猿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凝愁。鉤玄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慷慨。語初_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_之支_者耳。攜拾蒼雅。刮磨誥_而微。祭具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太公不聞之乎。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汗有時。其所遭者。命摩盪_也。輿吸呼。羲娥矢爲帝詞。叶爲賡歌。五嶽贊襄。伯靈護呵。不棘_也。茨如砥如磨。發潛涌泉。掖民陽春。瑰逸爲新。簡絜爲貞。列若_一。居別若涓。分雍容者。珩璜冲遠者。英莖縷絕。而緒續醴甘。而_其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兮。其不能以千百程也。浮聲切響。直意_也。志澎湃。旬溢滔滔。莫止据理者。夸飾言者。哇嫫毋兮。姑射鉛_也。兮鑊鄒。寒莫任兮。柰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史更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砢砢中壘。校雠言靡寧。世本年紀繫于麟。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匱。沈罔敢配。廼司馬氏決榛鋤翳。麗者爲譏激者爲刺。升涉世家。表籍作記。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圯。鄙需畫墁。削章刪凡。爝火並曰。卒泚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綿綿。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_有鴻化。以漓研探。益疲穢者。闕者襲者。濫者泐。忍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不師雅。若鼙鼓鍾。若盲策馬。元經附譌。唐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厥。今繫謀川盈。記註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遊鄧林而目眇。般倬効吁。隨和發涕。操觚之士。盡將見其心。赧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覽群玉。積石倉標。朱目墨。丘筆削融液。乎粹精。圍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

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巖我心增悲韓愈不爲
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
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于三王厥緒日孳
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照群姓織鉅之
備繁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拱
列歲時易象而浸淫彙芽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
拔河搏犀象屠蛟蠃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
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
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爾乎王
良不足以一御也其聚大可病者恬泊守真可以養身不可以
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蠢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
言宋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問以辯之厥德日華儒者

詎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子盍陳之毋激毋勦

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閭執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
目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
寥五禮紘紘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
益湮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謬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轅北
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倣補去取未就卒乘虬駟雲字以
文合聲以音比旁行敷落侏離狄鞮文軌同文不能以一致孔
壁莫推二經蕃廡聲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
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
訾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普普迄莫之通麟麟
曾經議口法吏謂齊晉無褒而日月具刺紛若蝨蝟眇若糠粃
不虛其心不明厥治遺珠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
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制乎神

迎之而莫親拒之而彌存疑者逐者愕者困者湛兮消兮委兮
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颺兮閱而寥兮縱雲翺兮愴兮
儒先從我招兮郢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飢若不足突梯若避
辱靡精槁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
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志釋寄胡仲申

洪武宋景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于交已
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摧古今而釋
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崑穴鶴毳編襦土芝溫食動趾跟
踣發辭讓吃忽挾縉纒去歷都邑見者大噓指爲木刻錯愕周
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迫我以三古之
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
臆寓形霄壤不翅茂蒙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

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
從牽黃臂蒼箠矢張弓仰落雙雕俯搯長熊毛血旁灑塵空四
封入據邃館庭實惟供壘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
童噐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
衝靨輔奇牙瓌質姣容歌喉撼塵舞神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
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
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

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焜焜孰
潛其燭非勒名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
之姱嫭衛霍擁軫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系乎吹
噓予奪視其愠笑其悅也若孟勞之出魯禕其重也如天球之
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
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卑南陽之畊

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
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

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暨間分布
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清翰混茫包
天衷地循環相通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莊
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
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
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
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
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
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椽不斲型
簞唯止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

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爲經制法無常形事
無成勢洞究群情爲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
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
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
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彛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
末畢具凡有猷爲罔越憲制若是喧豷泣焱訊雷震撼乎四極
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雜
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某也走欲徧索
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没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
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

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
巧勢形其目眙列繡繡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
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噐尚精動合神機宵鎧羅陳戈

戟交施渠答距堙鷺冥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衡大櫓驪
耳長及雲火萬炬渾脫全驅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
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趨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
巍堂堂赫赫艷艷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
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
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

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
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鑿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
泉鹿皮折足山圖赭衣服閭女丸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瘖脫玄
俗質虚心存冲寒跡入侷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
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烟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
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馘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焚入水不濡入

石不闕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
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
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都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
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
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辯或正或舛先出者埋後
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
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家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
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壘
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攤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
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尤為原
熒中冢名性氣體何圖指侏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
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鈎其龐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
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近之然端於

傳誼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佹佹奚歸孰廓我矇孰
砥我愚群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其區欲絡育象以
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噫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
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蕢施盈室何
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暉寧不使我怊怊而惺惺乎帝降民
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
槃寶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副宿穢以刻末習駕春陵
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檝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
寐惶惶業業廩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
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
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墮埴索塗愈幽深兮烟其靈
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梁赤麟兮文之興

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文訓

王子充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佹佹焉食
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
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
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
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
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
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峻士相繼代作莫不
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
間鞠明究曠疲弊歲月矧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
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
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感吞志而沒者

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剴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弊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

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俳偶之白與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摛穠纖吟弄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鱗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彛儀縉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旣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眇風月留連鷺花凌亂振妙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欣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

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刻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校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宏詞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

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央及其中文衡入文毅則遂圍
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黜仕乃
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
致身文之用世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
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耻言之

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
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絳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
炫耀崇勲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
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奧之思雅健之姿
瑰瑋之辭攬撫馬班凌厲蔡陳蹂躪柳韓玉采金聲焜焜煌煌
錫錙鏘鏘袞章繡紋炳炳烺烺續續紘紘詭然而蛟龍翔蔚然
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醴醜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
兵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閱以之而著旨逖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

宗匠藝管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刑堂堂焉章章
焉檀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
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於
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
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藹為王言渙為大
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灑噩噩渾渾洋洋稜厲蓬孳揮霍奮揚
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
緯天地素籥陰陽黼黻萬化轆轤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
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滄雷之轟肆
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
一言之感被挾續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
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
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

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焉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集議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者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

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于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謏以纖捉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謂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下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

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乎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淺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

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微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鞮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辯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之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

則是効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問對

對楚王問

楚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
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
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
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以其曲彌高其和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
爾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
哉鯀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
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
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客難

漢東方曼倩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
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
言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可謂博聞辯
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月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東方先生仰而應之曰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
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
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
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循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
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
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
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故曰時異事
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傳曰天不
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
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聰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枉而直之使自得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
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子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
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紛湛恩汪濊群生霑
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汎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

靡因朝冉從驢定笮存邛略斯榆舉笮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
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黯三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
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
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
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
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
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
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

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
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
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胝無肢膚不生毛故休烈顯
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
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
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二地且詩不云
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
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
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
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
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
卑失序父老不幸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
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

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
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并犴鏤靈山梁孫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䟽逖不閉芻蕘
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
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
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
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
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
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
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進學解

唐韓退之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一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闌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

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桶構榱侏儒椳闐扂楔各得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

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祿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庫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設漁者對智伯

柳子厚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始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鱣鱸鰻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

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禿冒情環坻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蛟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感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鈞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鱣鱸鰻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

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
鱗鱠其肉剗其腸斷其首而弃之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
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
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爲群鮫以
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
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感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咸
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
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
摧於安邑胷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蠶
薨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
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推命對

宋王介甫

吳里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
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

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惜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

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

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

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

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

王拘姜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

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

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

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

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

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合相半則

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

桀紂之世飛廉

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 而下賢、肖或貴或或是是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 一而人之也 能率合也 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也 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

問養生

蘇子瞻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也 力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繼之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有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 一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 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見而

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嘔言糞穢者必嘔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嚙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三問對有序

洪武宋景濂

宋儒蔡澆嘗著二問辭旨邃密初讀之未甚喻沈 潛之久似或窺見其髣髴者因援柳宗元天對例 作三問對知道者正焉可也

冲漠無朕漫無理乎

玄機未兆萬象已具未應非先既應非後

一動一靜機孰為平分陰分陽其無滯乎

動靜之機根於太極二氣循環其變化何息

無形無兆曷塗轍乎有儀有象孰樞紐乎

理無形兆氣其塗轍氣有儀象理其樞紐理曰太極氣曰陰陽體立用行而厥道斯章

或爲之先其大本乎或爲之後其往復乎

大本者理往復者氣理氣相須而後先難議

氣之未形極不先乎形形已著極安處乎

無極之真浩浩無垠在乎物先行乎物後而何可岐分

動固非極靜爲極乎用固非極體爲極乎

陽動陰靜靜體動用極妙厥中非一偏可定

惟寂惟冥其無對乎惟動惟作各完具乎

道固立于獨亦與器對物之動作又各以類配

無極之極果無極乎有極之極果有極乎

果無極耶萬理斯囿果有極耶初無形段無乃無形有則

有理胡金溪橫議紛擾不已

亭亭當當別一物乎層層重重推無盡乎

極固中也難以中名易道生生而奇偶以形

動靜無端曷無端乎陰陽無始曷無始乎

陰陽循環動靜互根後觀無後前瞻無前

推之於前其有合乎引之於後其有離乎

形氣未疑其理弗昧形氣已凝理行其內

混而誠復反于一乎闢而誠通達爲萬乎

利貞誠復混爲一本元亨誠通闢爲萬殊

離器語道其虛無乎離道語器其土苴乎

器載乎道道寓乎器闇者不知歧而爲二

生生不窮與不窮乎廣大不禦與不禦乎

氣不窮禦理幹其樞絕如影形一息不離

右第一問十四條

人極之立命之性乎

人性云善受厥天命人極因以立天下由定

帝之降衷其有常乎人之受中其有則乎

上帝降衷至理弗易下民受中厥性有定

大哉乾元資以始乎至哉坤元資以生乎

資乾以始受天之氣資坤以生賦質于地

合虛與氣有是名乎與道為體有是實乎

理氣胛合性名斯顯與道同體性實易辨

仁義禮知根於心乎剛柔善惡中而已乎

性根於心理無不善剛柔失中氣則有偏而胡可一焉

萬物一源何通塞乎四端具有何明暗乎

性原於天四端具見氣則不齊有通塞明暗

高明中通稟於陽乎卑暗偏塞稟於陰乎

高卑明暗知愚斯分中偏通塞人物各異濁陰清陽而氣

稟攸繫

理無不善氣不善乎善固性也惡非性乎

性固皆善氣或有偏能變其氣性即此全非兩物可言

理附於氣能無偏乎氣原於理不可反乎

由氣不齊理或隨偏理正氣隨惡乎不變

論性論氣二之可乎曰惡曰混豈其然乎

性氣兼論二之不是曰惡與混苟揚之蔽

生之謂性其作用乎生之謂性其氣質乎

以氣言性告子以之身壽氏與其說愈滋生乃氣所為必

有秉彜

有形有色其窒塞乎無善無惡其茫昧乎

形色之理實曰天性謂性無善惡荆舒之病同出於理何相近乎各受其成無相遠乎

氣稟雖殊初亦不遠何人各受形知愚乃見成性存成者性乎所性不存其天乎

性雖成全操之勿失以性分言性與天一
右第二問十四條

五性之仁善之長乎

元該四德仁統五常天人雖異一理則同

心之全德本末貫乎偏言一事受之理乎

以仁專言四者具舉以仁偏言各一而已

義禮知信別其目乎怵惕惻隱迹其端乎

仁無不包四者其目愛之理顯惻隱其端

性情之妙生之道乎禮樂之著生之序乎

心之生道德妙性情曰序曰和亦生道所形

入孝出弟其為本乎切問近思在其中乎

孝弟之道行仁本根内外交進而仁道可存

為仁由己其存心乎求其放心非居敬乎

心德曰仁持敬以存之若心如游騎何貴學為

何事非仁一念差乎無時非仁終食違乎

仁道周流貫該動靜存之操之而間斷是警

克己復禮乾之道乎主敬行恕坤之道乎

唯乾之健顏子似之唯坤之順仲弓類之

與物為一特其量乎利澤及人特其功乎

與物為一仁之量弘利澤及人仁之功著若指名仁則遠

迷厥義

仁固能覺覺即仁乎仁固能愛愛即仁乎

覺乃知用覺難名仁愛乃仁用必有其體存
推已及物其恕已乎以已及物其仁已乎

仁動以天恕推乎仁自然使然等級不倫
人欲淨盡天理完乎天理流行仁體著乎

欲淨理完仁體昭著天理即仁安有二致
兩外合德其具舉乎終始為一其不已乎

至聖體仁內外兼極天德流運斯須不息
博施濟衆必也聖乎肫肫浩浩達天德乎

博施濟衆行仁極功體仁之至其德與天同
右第三問十四條

既質以言屏息而聽神若荅曰子之所信乃所可疑子之所疑
乃所可信何必古初何必往聖反子身心厥有明證毫分縷析
亦得其病三者語一一語可竟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發問之微大易是參首理次性與命而三既疑既質復假神
以荅其編既竭其理愈昭晰正學失傳異議交橫伊洛之興
懸日月于冥武夷世適唯九峯是承會粹群言以牖我明以
作我準程

問刑

蘇子仲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為殛鯀流共工
放驩堯竄三苗周公何為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曰德其本也
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
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
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
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
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
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

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它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它有所殺戮致辟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昌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折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史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司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

雖仁君之用刑寧安於重徃徃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廣堂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柰何獨盡心焉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撻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

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爲且牛羊犬豕鷄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爲民父母視其同頌曾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日剝之刑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脉亦已傷矣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曆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救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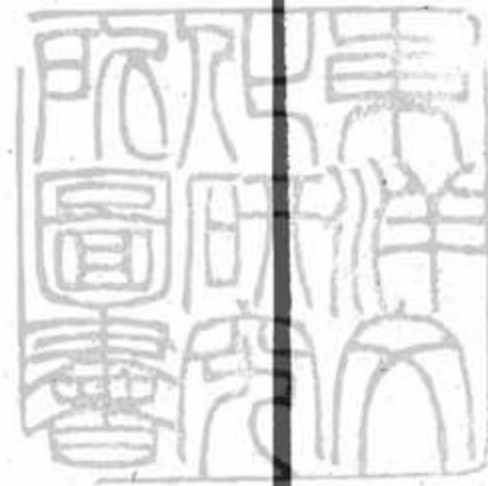
土偶對

貝廷臣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料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萑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什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闕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沂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恠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靡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爲邑邑有令大而爲郡郡有守其爲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

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
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
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月瞽而黑白相混
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
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佹佹焉尸
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
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
基圯而殃穴蟻其不爲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
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力足有
爲而時不可爲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懷
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爲
土木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不悅也故是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四





東洋研究會
圖書藏